



第二六七册

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本冊目次

北
附考

史(二)
證

唐李延壽撰
清孫人龍等撰

.....
一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北史卷四十六

詳校官編修臣裴謙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呂雲棟

校對官中書臣龔澍身

詹錄監生臣范廷驊

欽定四庫全書

北史卷四十六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三十四

孫紹

張普惠

咸淹

范紹

劉桃符

廉念

張耀

劉道斌

董紹

馮元鼎

孫紹字世慶昌黎人也少好學通涉經史初為校書郎

欽定四庫全書

北史
卷四十六

稍遷給事中後為門下錄事好言得失與常景共修律
令延昌中紹表曰臣聞建國有計雖危必安施化能和
雖寡必盛政乖人理雖合必離作用失機雖成必敗此
乃古今同然百王之定法也今二號京門了無嚴防南
北二中復闕固守長安鄴城股肱之寄瓌城上黨腹背
所馮四軍五校之軌領護分事之式徵兵儲粟之要舟
車水陸之資山河要害之權緩急去來之用持平赴救
之方節用應時之法特宜修置以固堂堂之基持盈之

體何得而忽且法開清濁而清濁不平申滯理望而卑
寒亦免士庶同悲兵徒懷怨中正實望於下里主案舞
筆於上臺真偽混淆知而不糾得者不欣失者倍怨使
門齊身等而涇渭奄殊類應同役而苦樂懸異士人居
職不以為榮兵士役苦心不忘亂故有競棄本生飄藏
他土或詭名託養散沒人間或亡命山藪漁獵為命或
投仗強豪寄命衣食又應遷之戶逐樂諸州應留之徒
避寒歸暖職人子弟隨逐浮游南北東西卜居莫定闕
禁不修任意取適如此之徒不可勝數爪牙不復為用
百工爭棄其業混一之計事實闕如考課之方責辦無
日流浪之徒決湏精校今強敵窺時邊黎伺隙內人不
平久戍懷怨戰國之勢竊謂危矣必造禍源者北邊鎮
戍之人也若夫一統之年持平用之者大道之計也亂
離之期縱橫作之者行權之勢也故道不可久湏文質
以換情權不可恒隨汚隆以牧物文質應世道形自安
汚隆隨表權勢亦濟然則王者計法之趣化物之規圓

方務得其境人物不失其地又先帝時律令竝議律尋
施行令獨不出十餘年矣臣以令之為體即帝王之身
分處百揆之儀安置九服之節乃是有為之樞機世法
之大本也然修令之人亦皆博古依古撰置大體可觀
比之前令精麤有在但主議之家大用古制若令依古
高祖之法復湏升降誰敢措意有是非哉以是令故久
廢不理然律令相湏不可偏用今律班令止於事甚滯
若令不班是無典法臣下執事何依而行臣等脩律非
無勤止署下之日臣乃無名是謂農夫盡力他食其秋
功名之所實懷於悒正光初蕙中書侍郎紹性抗直每
上封事常至懇切不憚犯忤但天性踈脫言乍高下時
人輕之不見採覽紹兄世元善彈箏早卒紹後聞箏聲
便涕泗嗚咽捨之而去後為太府少卿曾因朝見靈太
后謂曰卿年稍老矣紹曰臣年雖老臣卿乃少太后笑
之遷右將軍太中大夫紹曾與百寮赴朝東掖未開守
門候旦紹於衆中引吏部郎中辛雄於衆外竊謂曰此

中諸人尋當死盡唯吾與卿猶享富貴未幾有河陰之難紹善推祿命事驗甚多知者異之永安中拜太府卿以前參議正光壬子歷賜爵新昌子後卒於右光祿大夫贈尚書左僕射諡曰宣子伯元襲爵

張普惠字洪賑常山九門人也身長八尺容貌魁偉精於三禮兼善春秋百家之說太和十九年為主書帶制局監頗為孝文所知轉尚書都令史任城王澄重其學業為其聲價澄為雍州刺史啓普惠為府錄事參軍尋

欽定四庫全書

北史
卷四十六

四

行馮翊郡事澄功衰在身欲七月七日集文武北園馬射普惠奏記於澄曰竊聞三殺九親別疎昵之叙五服六術等衰麻之心皆因事飾情不易之道者也然則莫大之痛深於終身之外書策之哀除於喪紀之內外者不可無節故斷之以三年內者不可遂除故敷之以日月況禮大練之日鼓素琴蓋推以即吉也小功以上非虞祔練除不沐浴此拘之以制也曾子問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總不祭又何助於人祭既不

與疑無宴食之道又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子曰脫衰與奠非禮也注云謂其忘哀疾愚謂除喪之始不與饋奠小功之內其可觀射乎雜記云大功以下既葬適人人食之其黨也食之非其黨不食食猶擇人於馬射為或非宜伏見明教立射會之限將以二七令辰集城中文武肄武藝於北園行揖讓於中否時非大閱之秋景涉妨農之節國家縞禪雨除殿下功衰仍襲釋而為樂以訓百姓便是易先王之典教忘哀戚之情

欽定四庫全書

北史
卷四十六

五

恐非所以昭令德視子孫者也案射儀射者以禮樂為本忘而從事不可謂禮鍾鼓弗設不可謂樂捨此二事何用射為又七日之戲令制無之班勞所施慮違事體府庫空虛宜待新調乞至九月備飾盡行然後奏狸首之章宣矍相之命聲軒縣建雲鉦神人忻暢於斯時也澄意納其言託辭自寵乃答曰今雖非公制而此州承前已有斯式且纂文習武人之常藝豈可於常藝之間要須令制乎禮兄弟內除明哀已殺小功客至主不絕

樂聽樂則可觀武豈傷直自事緣湏罷先以令傳方獲此請深具來意澄轉揚州啓普惠以羽林監領鎮南大將軍開府主簿普惠既為澄知歷佐二藩甚有聲譽還朝仍羽林監澄遭太妃憂臣傳為立碑頌題碑欲云康王元妃之碑澄訪於普惠普惠答曰謹尋朝典但有王妃而無元字魯夫人孟子稱元妃者欲下與繼室聲子相對今烈懿太妃作配先王更無聲子仲子之嫌竊謂不假元字以別名位且以氏配姓愚以為在生之稱故

欽定四庫全書

北史
卷四十六

六

春秋夫人姜氏至自齊既葬以謚配姓故經書葬我小君文姜又曰來歸夫人成風之祔皆以謚配姓古者婦人從夫謚今烈懿太妃德冠一世故特蒙褒錫乃萬代之高事豈容於定名之重而不稱烈懿乎澄從之後為步兵校尉以本官領河南尹丞宣武崩坐與甄楷等飲酒游從免官故事免官者三載之後降一階而叙若才優擢授不拘此限熙平中吏部尚書李韶奏普惠有文學依才優之例敕除寧遠將軍司空倉曹參軍朝議以

不降階為榮時任城王澄為司空表議書記多出普惠廣陵王恭北海王顥疑為所生祖母服期與三年詔羣寮會議普惠議曰謹案二王祖母皆受命先朝為二國太妃可謂受命於天子為始封之母矣喪服慈母如母在三年章傳曰貴父命也鄭注云大夫之妾子父在為母大功則士之妾子為母期父卒則皆得伸此大夫命其妾子以為母所慈猶曰貴父命為之三年況天子命其子為列國王命其所生母為國太妃反自同公子為

欽定四庫全書

北史
卷四十六

七

母練冠之與大功乎傳曰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則當服其親服若魯衛列國相為服期判無疑矣何以明之喪服君為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傳曰何以大功尊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不得稱先君然則兄弟一體位列諸侯自以尊同得相為服不可還準公子遠厭天王故降有四品君大夫以尊降公子大夫之子以厭降名例不同何可亂也禮大夫之妾子以父命慈已申其三年太妃既受命先帝光

昭一國二王胙土茅社顯錫大邦舍尊同之高據附不
禍之公子雖許蔡失位亦不是過服問曰有從輕而重
公子之妻為其皇姑公子雖厭妻尚獲申况廣陵北海
論封君則封君之子語妃則命妃之孫承妃纂重遠別
先皇更以先后之正統厭其所生之祖嫡方之皇姑不
以違乎今既許其申服而復限之以期比之慈母不亦
真歟經曰為君之祖父母父母妻長子傳曰何以期父
母長子君服斬妻則小君父卒然後為祖後者服斬今
祖乃獻文皇帝諸侯不得祖之母為太妃蓋二王三年
之證議者近背正經以附非類差之毫毛所失或遠且
天子尊則配天莫非臣妾何為命之為國母而不聽子
服其親乎記曰從服者所從亡則已又曰不為君母之
黨服則為其母之黨服今所從既亡不以親服服其所
生則屬從之服於何所施若以諸王入為公卿便同大
夫者則當今之議皆不須以國為言也今之諸王自同
列國雖不之國別置臣寮王食一方得不以諸侯言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卷四十六

九

敢據周禮輒同三年當時議者亦有同異國子博士李
郁於議罷之後書難普惠普惠據禮還答鄭重三反郁
議遂屈轉諫議大夫澄謂普惠曰不喜君得諫議唯喜
諫議得君時靈太后父司徒胡國珍薨贈相國太上秦
公普惠以前世后父無太上之號詣闕上疏陳其不可
左右畏懼莫敢為通會聞胡家穿墻下墳有盤石乃密
表曰竊見故侍中司徒胡公懷道含靈實誕聖后近樞
剋惟允之寄居槐體論道之明胡以功餘九錫褒假鸞
纛深聖上之加隆極慈后之至愛憲章天下不亦可乎
而太上之號竊謂未象何者禮記曰天無二日土無二
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竊謂高祖受禪於獻文皇帝故
仰尊為太上皇此因上上而生名也皇太后稱令以繫
敕下蓋取三從之道遠同文母列於十亂則司徒為太
上恐乖繫敕之意易曰困於上者必反於下比剋吉定
兆而以淺改卜羣心悲惋亦或天地神靈所以垂至戒
啟聖情伏願停司徒逼同之號從卑下不踰之稱則天

欽定四庫全書

卷四十六

九

下幸甚太后覽表親至國珍宅召集五品已上博議其事任城王澄太傅清河王懌侍中崔光御史中尉元匡尚書崔亮竝同有難普惠竝以理正之無所屈廷尉少卿袁翻曰周官上公九命上大夫四命命數雖殊同名為上何必上者皆是極尊普惠厲聲呵翻曰禮有下卿上士何止大夫與公但今所行以太加上二名雙舉不得非極雕蟲小藝微或相許至於此處宣卿所及翻甚有慙色默不復言議者咸以太后當朝志相黨順遂奏

欽定四庫全書

北史
卷四十六

曰張普惠辭雖不屈然非臣等所同渙汗已流請依前詔太后復遣元又賈璩宣令謂普惠曰朕之所行孝子之志卿之所陳忠臣之道羣公已有成議卿不得苦奪朕懷後有所見勿得難言初普惠被名傳詔馳驛歸馬來甚迅速佇立催去普惠諸子憂怖涕泗普惠謂曰我當休明之朝掌諫議之任若不言所難言諫所難諫便是唯唯曠官尸祿人生有死死得其所夫復何恨然朝廷有道汝輩勿憂及議罷旨勞還宅親故賀其幸甚時

中山杜弼遺書普惠曰明侯深儒碩學身負大才執此公方來居諫職審審如也諤諤如也一昨承在胡司徒

第當庭面諍雖問難鋒至而應對響出宋城之帶始縈

魯門之析裁警終使羣后逡巡庶寮拱嘿雖不見用於

一時固已傳美於百代聞風快然敬裁此白普惠美其

此書每為口實普惠以天下人調幅度長廣尚書計奏

復徵綿麻恐人不堪命上疏曰伏聞尚書奏復綿麻之

調遵先皇之軌夙宵惟度欣戰交集仰惟高祖廢大斗

欽定四庫全書

北史
卷四十六

去長尺改重秤所以愛萬姓從薄賦知軍國須綿麻之

用故云幅度之間億兆應有綿麻之利故絹上稅綿八

兩布上稅麻十五斤萬姓得廢大斗去長尺改重秤荷

輕賦之饒不適於綿麻而已故歌儺以供其賦奔走以

役其勤夫信行於上則億兆樂輸於下自茲已降漸漸

長闊百姓嗟怨聞於朝野伏惟皇太后未臨朝之前陛

下居諒闇之日宰輔不尋其本知天下之怨綿麻不察

其幅廣度長稱重斗大草其所弊存其可存而特放綿

麻之調以悅天下之心此謂悅之不以道愚臣所以未
悅者也普惠又表乞朝直之日時聽奉見自此之後月
一陸見又以孝明不親視朝過崇佛法郊廟之事多委
有司上疏曰伏惟陛下重暉纂統欽明文思天地屬心
百神佇望伏願躬致郊廟之虔親紆朔望之澤釋奠成
均竭心千畝明發不寐絜誠裡裸孝弟可以通神明德
教可以光四海然後精進三寶信心如來道由化深故
諸漏可盡法隨禮積故彼岸可登量撤僧寺不急之華

欽定四庫全書

北史
卷四十六

十一

還復百宮久折之秩已興之構務從簡成將來之造權
令停息但仍舊貫亦何必改作庶節用愛人法俗俱賴
尋別敕付外議釋奠之禮時史官刻日蝕豫敕罷朝普
惠以逆廢非禮上疏陳之又表論時政得失一曰審法
度平斗尺租調務輕賦稅務省二曰聽輿言察怨訟先
皇舊事有不便於政者請悉追改三曰進忠謇退不肖
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四曰興滅國繼絕世勲親之胤所
宜收叙書奏孝明靈太后引普惠於宣光殿隨事難詰

廷對移時太后曰小小細務一一翻動更成煩擾普惠

曰聖上之養庶物若慈母之養赤子今赤子幾臨危壑

將赴水火以煩勞而不救豈赤子所望於慈母太后曰

天下蒼生寧有如此苦事普惠曰天下之親懿莫重於

太師彭城王然遂不免枉死微細之苦何可得無太后

曰彭城之苦吾已封其三子何足復言普惠曰聖后封

彭城之三子天下莫不忻至德知慈母之在上臣所以

重陳者凡如此枉乞垂聖察太后曰卿云興滅繼絕意

欽定四庫全書

北史
卷四十六

十一

復誰是普惠曰昔淮南逆終漢文封其四子蓋骨肉之

不可棄親親故也竊見咸陽京兆乃皇子皇孫一德之

虧自貽悔戾沉淪幽壤緬焉弗收豈不是興滅繼絕之

意太后曰卿言有理當命公卿博議及任城王澄薨普

惠荷其恩待朔望奔赴至於禪除雖寒暑風雨無不必

至初澄嘉賞普惠臨薨啓為尚書右丞靈太后既深悼

澄覽啓從之詔行之後尚書諸郎以普惠地寒不應便

居管轄相與為約竝欲不放上省紛紜多日乃息正光

二年詔遣楊鈞送蠕蠕主阿那瓌還國普惠謂遣之將貽後患上疏極言其不可表奏不從魏子建為益州刺史有賊罪普惠被使驗之事遂得釋故子建父子甚德之時梁西豐侯正德詐稱降款朝廷頗事當迎普惠請付楊州移還蕭氏不從俄而正德果逃還後除光祿大夫右丞如故先是仇池武興郡氏數反西垂郡戍租運久絕詔普惠以本官為持節西道行臺給秦岐涇華雍幽東秦七州兵武三萬人任其召發送南秦東益二州

為豫州啓長瑜解褐攜其合門拯給之在州卒謚曰宣恭
成淹字季文上谷居庸人也好文學有氣尚仕宋為員外郎領軍主援東陽歷城皇興中降慕容白曜赴闕授兼著作佐郎時獻文於仲冬月欲巡漠北朝臣以寒甚固諫竝不納淹上接輿釋游論帝覽之詔尚書李訢曰卿諸人不如成淹論通釋人意乃敕停行太和中文明太后崩齊遣其散騎常侍裴昭明散騎侍郎謝竣等來弔欲以朝服行事主客不許昭明等執志不移孝文敕尚書李冲選一學識者更與論執冲奏遣淹昭明言不聽朝服行禮義出何典淹言玄冠不弔童孺共聞昔季孫將行請遭喪之禮千載之下猶共稱之卿方謂義出何典何其異哉昭明言齊高帝崩魏遣李彪通弔初不素服齊朝亦不為疑淹言彪通弔之日朝命以弔服自隨彼不遵高宗追遠之慕乃踰月即吉齊之君臣皆已鳴玉盈庭彪行人何容獨以衰服間衣冠之中我皇處

諒闇以來百官聽於冢宰卿豈得以此方彼也昭明乃
搖膝而言曰三皇不同禮亦安知得失所歸淹言若如
來談卿以虞舜高宗為非也昭明相顧笑曰非孝者宣
尼有成責行人亦弗敢言使人唯齋襦褶不可以弔幸
借緇衣帽以中國命今為魏朝所逼還南日必得罪本
朝淹言彼有君子也卿將折中還南日應有高賞若無
君子也但令有光國之譽雖非理得罪亦復何嫌南史
董狐自當直筆既而敕送衣帽給昭明等明旦引入皆
欽定四庫全書

北史
卷四十六

十一

令文武盡哀後正佐郎其後齊遣其散騎常侍庾華散
騎侍郎何憲主書邢宗慶等來聘孝文敕淹接於外館
宗慶語淹言南北連和既久而比棄信絕好為利而動
豈是大國善隣之義淹言夫為王者不拘小節豈得眷
眷守尾生之信且齊先主歷事宋朝當應便爾欺奪宗
慶庾華及從者皆相顧失色何憲知淹昔從南入以手
掩目曰卿何不作于禁而作王肅淹言我捨逆効順欲
追蹤陳韓何于禁之有憲亦不對王肅之至鑾輿行幸

肅多扈從勅淹將引若有古跡皆使知之行到朝歌肅
問此是何城淹言紂都朝歌城肅言故應有殷之頑人
淹言昔武王滅紂悉居河洛中因劉石亂華仍隨司馬
東度肅知淹寓青州乃笑謂曰青州何必無其餘種淹
以肅本隸徐州若言青州本非其地徐州閭今日重來
非所知也肅遂伏馬上掩口笑顧謂侍御史張思寧曰
向聊因戲言遂致辭溺思寧馳馬以聞孝文大悅謂彭
城王勰曰淹此段足為制勝輿駕至洛肅因侍宴帝戲

欽定四庫全書

北史
卷四十六

十七

肅曰近者行次朝歌聞成淹共卿殊有往復卿試重叙
之肅言臣於朝歌失言一之已甚豈宜再說遂大笑肅
又言淹才詞宜應叙進帝言若因此進淹恐辱卿轉甚
肅言臣屈已達人正可顯臣之美帝曰卿為人所屈欲
求屈已之名復於卿大優肅言淹既蒙進臣得屈已申
人此所謂陛下惠而不費遂酣笑而止賜淹龍廐上馬
一疋并鞍勒宛具朝服一襲轉謁者僕射時遷都帝以
淹家貧勅給事力送至洛陽使與家累相隨及車駕濟

淮敕徵淹淹於路左請見曰敵不可小願聖明保萬全之策伏聞發洛已來諸有諫者解官奪職恐非聖明納下之義帝優而容之帝幸徐州敕淹與閭龍駒專主舟楫將汎泗入河汴流還洛軍次礪礪淹以黃河浚急慮有傾危乃上疏陳諫帝敕淹曰朕以恒代無運漕之路故京邑人貧今移都伊洛欲通運四方黃河急浚人皆難涉我因此行乘流所以開百姓之心知卿誠至而不得相納賜驛騶馬一疋衣冠一襲除羽林監主客令於

欽定四庫全書

北史
卷四十六

十八

時宮殿初構運材日有萬計伊洛流漸苦於厲涉淹遂啓求敕都水造浮航帝賞納之意欲榮淹於衆朔旦受朝百官在位乃賜帛百疋知左右二都水事景明三年出除平陽太守還朝病卒贈光州刺史謚曰定子霄字景鸞好為文詠坦率多鄙俗與河東姜質等朋游相好詩賦間起知音之士所共嗤笑卒於書侍御史

范紹字始孫燉煌龍朔人也少聰敏年十二父命就學師事崔光以父憂廢業母又誡之曰汝父卒日令汝遠

就崔生希有成立今已過期宜遵成命紹還赴學太初充太學生轉算生頗涉經史孝文選為門下通事令史遷錄事掌奏文案帝善之又為侍中李冲黃門崔光所知帝曾謂近臣曰崔光從容范紹之力後朝廷有南討計發河北數州田兵通緣淮戍兵合五萬餘人廣開屯田八座奏紹為西道六州營田大使加步兵校尉紹勤於勸課頻歲大獲又詔與都督中山王英論攻鍾離紹觀其城隍恐不可陷勸令班師英不從紹還具以狀

欽定四庫全書

北史
卷四十六

十九

奏聞俄而英敗後歷位并州刺史太常卿莊帝初遇害河陰

劉桃符中山盧奴人也生不識父九歲喪母性恭謹好學舉孝廉射策甲科歷辟職累遷中書舍人以勤明見知久不遷職宣武謂曰揚子雲為黃門頓歷三世卿居此任始十年不足辭也東豫州刺史田益宗居邊貪穢宣武頻詔桃符慰喻之桃符還具稱益宗老耄而諸子非理處物宣武後欲代之恐其背叛拜桃符東豫州刺

史與後將軍李世哲領衆襲益宗語在益宗傳桃符善
恤蠻左為人吏所懷久之徵還病卒贈洛州刺史

廉愈字永吉濟陰乘氏人也祖壽興沮渠氏庫部郎父
生再為濟南太守有政績獻文嘉其能特徵赴季秋馬
射賜以驄馬加以青服彰其廉潔時三齊始附人懷苟
且捕博終朝頗廢農業生立制斷之聞者嗟善後卒於
淮陽太守追贈兗州刺史愈好兵書陰陽釋氏之學彭
城王勰名為館客嘗詣徐州馬疲附船而至大梁夜睡
欽定四庫全書

北史
卷四十六

三

從者上岸竊禾四束飼馬船行數里愈覺即停船至取
禾處以縑三文置禾束下而反初為真定公子直國中
尉恒勸以忠廉之節嘗賦五言詩曰嶧山萬丈樹雕鏤
作琵琶由此材高遠絃響藹中華又曰援琴起何調幽
蘭與白雪絃管韻未成莫使絃響絕子直少有令問愈
欲其善終故以諷焉後隨子直鎮梁州州有兵糧和糴
和糴者靡不潤屋愈獨不取子直強之終不從孝莊為
御史中尉愈兼殿中侍御史監臨淮王或軍時梁遣其

豫章王綜據徐州綜密信通或云欲歸款衆議謂不然
愈遂請行曰綜若誠心與之盟約如其詐也豈惜一人

命乎時徐州始陷邊方騷擾綜部將成景偁胡龍牙竝
總強兵內外嚴固愈遂單馬間出徑趣彭城未至之間
為綜軍主程兵潤所止問其來狀愈曰我為臨淮王所
使兵潤遣人白龍牙等綜既有誠心聞愈被執語景偁
等曰我每疑元略規欲叛城將驗虛實宜遣左右為元
畧使入魏軍中喚彼一人其使果至可令人詐作略身
欽定四庫全書

北史
卷四十六

三

在一深室託為患狀呼使戶外令人傳語時略始被梁
武追還綜又遣腹心人梁詒迎愈密語意狀令善酬答
引愈詣龍牙所龍牙語愈曰元中山甚欲相見故令喚
卿又曰安豐臨淮將少弱卒規復此城容可得乎愈曰
彭城魏之東鄙勢在必爭可否在天非人所測龍牙曰
當如卿言復詣景偁住所傳愈外門久而未入時夜已
久有綜軍主姜桃來與愈言謂曰元法僧魏之微子拔
城歸梁梁王待物有道乃上指曰今歲星在斗吳之分

野君何不歸梁國愈答曰法僧皆僕之流而梁納之無乃有愧於季孫也今月建鶉首斗牛受破歲星木也逆而尅之異國敗喪不久且衣錦夜游有識不許言未盡乃引入見景儻景儻良久謂曰卿不為刺客也答曰今者為使欲反命本朝相刺之事更卜後圖為設食愈強飲多食向敵數人微自夸矜諸人相謂曰壯哉乃引向元略所一人引入户指牀令坐一人別在室中出謂愈曰中山王有教我昔有以向南且遣相喚欲問卿事晚

欽定四庫全書

北史
卷四十六

三

使與行臺樊子鵠討破之愈又購斬文欣還拜金紫光祿大夫兼尚書右僕射東南道三徐行臺與都督賀拔勝等拒尔朱仲遠軍敗還京天平中除梁州刺史時榮陽人鄭榮業反圍州城降榮業送愈於關西張曜字景世自云南陽西鄂人也仕魏累遷步兵校尉永寧寺塔大興經營務廣靈太后曾幸作所凡有顧問曜敷陳指畫無所遺闕太后善之後為別將以軍功封長平男歷岐東荊州刺史天平初遷鄴草創右僕射高

欽定四庫全書

北史
卷四十六

五

隆之吏部尚書元世儻奏曰南京宮殿毀撤送都連筏竟河首尾大至自非賢明一人專委受納則恐財木耗損有闕經構曜清直素著有稱一時臣等輒舉為大將詔從之曜勤於其事尋轉營構左都將興和初加衛大將軍宮殿成除東徐州刺史卒於州贈司空公諡曰懿劉道斌武邑灌津人也有器幹腰帶十圍鬚鬣甚美初拜校書郎轉主書頗為孝文所知從征南陽還加積射將軍給事中帝謂黃門郎邢巒曰道斌是行便異儕流

矣宣武即位遷謁者僕射後歷恒農太守岐州刺史所有清貞稱卒於州謚曰康道斌在恒農修立學館建孔子廟堂圖畫形像去郡後故吏追思之復立道斌形於孔像之西而拜謁焉

董紹字興遠新蔡銅陽人也少好學頗有文義起家四門博士累遷兼中書舍人為宣武所賞豫州城人白早生以城南叛詔紹慰勞為賊鏢禁送江東梁領軍呂僧珍覽與紹言便相器重梁武聞之使勞紹云忠臣孝子

欽定四庫全書

北史

卷四十六

三十四

不可無之今當聽卿還國紹曰老母在洛無復方寸既奉恩貸實若更生乃引見之謂曰戰爭多年人物塗炭是以不耻先言欲與魏朝通好卿宜備申此意若欲通好今以宿豫還彼彼當以漢中見歸及紹還雖陳說和計朝廷不許後除洛州刺史紹好行小惠頗得人情蕭寶寅反於長安紹上書求擊之云臣當出瞎巴三千生噉蜀子孝明謂黃門徐紇曰此巴真瞎也紇答此紹之壯辭云巴人勁勇見敵無所畏非實瞎也帝大笑敕紹

欽定四庫全書

北史

卷四十六

三十五

文曰為文能動至尊唯董公耳乃命紹為第三表操筆便成表奏周文曰開進人意不當如此也及登祚方任用之而紹議論朝廷賜死孫嗣

馮元興字子盛東魏郡肥鄉人也少有操尚舉秀才中尉王顯召為檢校御史遷殿中御史司徒江陽王繼召為記室參軍遂為元義所知義執朝政引為尚書殿中郎領中書舍人仍御史預聞時事卑身克己人無恨焉家素貧約食客恒數十人同其飢飽時人歎尚之太保